

醫貫疏卷上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明二字緊頂上文主字主下何得云別有一主。以此養生則壽。致世不殆。以為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失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害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閉關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書專為八味六味而作。欲表章經文並無其說。只有心主之官一語。又是斷斷不可用。二方者。只將命門二字增入。然後二方可為十二官之主。藥其作為之心。如此。

玩內經註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此開口即謂內經謂之心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經者昧此耶。明明說君主則極尊之稱也。何以不得尊之。其曰十二官危者。蓋主不明則心亦自病也。若曰十一官則主不明之病反不在內於義為不備矣。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網維也。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論心是說心不是說命門也。據爾言則從古聖賢當以命門立論矣。孔門之一貫。上紹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

醫貫疏卷上



序

小道之中切於民生日用者醫卜二端而已卜者最不可憑而可憑醫者最可憑而不可憑者也蓋卜之為道布策開兆毫無依據而萬事萬物之隱微變態既欲先知洞察此最不可憑者也然驗者應若桴鼓不驗者背若冰炭愚夫愚婦皆能辨其技之工拙也若醫之為道辨症定方彰彰可攷薑桂入口即熟苓連下咽知寒已黃必瀉參朮必補莫不顯然但病無即愈以死生之理證有假熱假寒之異上下殊方六經異治先後無容顛越輕重不得倒施愈期有久暫之數傳變有淺深之別或藥不中病反有小效或治依正法竟無近功有效後而加病者有無效未病漸除者有藥本無誤病適易劇即歸咎於藥者有藥本大誤其害未發反歸功於藥者病家者不知也醫者亦不知也因而聚訟紛紜遂至亂投藥石誰殺之誰生之竟無

一定之論此最無憑者也事既無憑則技之良賤何由而定曰有之世故
孰形狀偉剽說多時命通見機便捷交游推獎則為名醫殺人之不知
也知之亦不怨也反之者則為庸醫有功則曰偶中有咎則盡歸之故醫道
不可憑而醫之良賤更不可憑也若趙養葵醫貫之盛行於世則非趙氏
之力所能為此也晚邨呂氏負一時之盛名當世信其學術而并信其醫說以
為是誰敢曰非況祇記數方遂傳絕學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而名極美
有不風行天下者耶如是而殺人之術遂無底止矣嗚呼為盜之害有
盡而賞盜之害無盡為盜不過一身誅之則人盡知懲賞盜則教天下
之人胥為盜也禍寧有窮哉余念民命之所關甚大因擇其反經背
道之尤者力為辨析名之曰醫貫砭以請正於明理之君子冀相與共
弭其禍雖甚不便於崇信醫貫之人或遭謗黷亦所不惜也

乾隆六年二月既望洄溪徐大椿題

醫貫疏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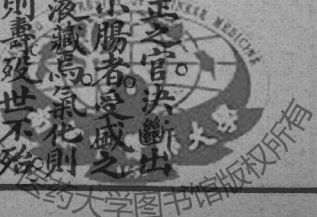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明二字緊頂上文主字主下何得云別有一主。以此養生則壽。致世不殆。以為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失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害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閉關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書專為八味六味而作。欲表章經文並無其說。只有心主之官一語。又是斷斷不可用。二方者。只將命門二字增入。然後二方可為十二官之主。藥其作為之心。如此

玩內經註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此開口即謂內經謂之心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經者昧此耶。明明說君主則極尊之稱也。何以不得尊之。其曰十二官危者。蓋主不明則心亦自病也。若曰十一官則主不明之病反不在內於義為不備矣。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網維也。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論心是說心不是說命門也。據爾言則從古聖賢當以命門立論矣。孔門之一貫。上紹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



而非言傳也。設以言傳，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衍其傳而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為大本，而終於無聲無臭。孟子說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人因外感內傷，木金石之藥補之，瀉之寒之熱之以調其氣，此乃極平常之理，偏要說到四書六經談性命，生疾病用藥等語，與疾病何涉？即內經所云司天運氣義極精微，亦不過指六淫之氣感人耳，何嘗大言散人耶？

道經德云：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無色，無受想形色，無眼耳鼻舌身意。文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的為君主之藥，而可以網維一身之疾病耶？此段乃其邪說之所從出，其云一貫大本難言萬法歸一，皆昧指命門為言，則古聖賢大抵本難言萬法歸一，道統之傳並與心上毫無干涉，祇是傳此腎中命門之誤，而八味六味二方乃是一貫極而粗通文理之人觀之，不但怪且以此人為真知孔孟之學者，亦大可怪矣。

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紅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係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為腎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此本舊說然亦影響杜撰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內經云七節之旁有心者是也名曰命門是謂真君主者經何不言命門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既云小心兩腎之中是其安宅也按內經並無命門之說惟靈樞根結云太陽篇根起目也素問陰陽離合論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王啟玄註云命門者藏精光顯之說則兩目也經文所指命門皆以目言蓋以為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故曰命門又門者出入開闔之地目之精光內瑩外照而啟明隨時謂之門義亦不合若腎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內經明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沤下焦如渫三焦者中一點真陽而謂之門義亦不合若腎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內經明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沤下焦如渫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引過今乃以三焦為命門臣使之官何顛倒如此稟命而行周流於五臟六腑之間而不息名曰相火相者言如天君無為而治宰相代天行政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後天有形之火不同決潰如何代天行事且命門其左旁有一小竅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乃對假而言以三焦及此竅為真火而指為天君尤為支離

真水將心火腎水為假火假水即上行火者至腦中為髓海泌其精液注之於脈以榮四末真陰之氣所

且前竅名三焦此竅又名何物耶上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真陰之氣所

精液且何以得必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真陰之氣所

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真陰之氣所

指榮衛會稽論中焦云此所受氣者必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為血以奉生身真陰之氣所

文鑒皆指榮衛而言今乃移作腎中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黃庭真陰之氣所

水氣杜撰不倫顛倒錯亂真藥語也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黃庭真陰之氣所

曰是誰五臟之真惟腎為根物為五臟之真何者齊腎云人之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先具其命門然

後生心心主血有心然後生肺主皮毛有脾然後生腎腎主骨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腎有

兩歧也前云命門在中腎在兩旁今又引腎與命門可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後

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膀胱與三焦鑿然兩府云膀胱脾胃無此則不能

蒸腐水穀而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

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將君主之官亦退而聽命於此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也此所謂

命門為主無忌憚已極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熬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

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息則寂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軀壳未嘗不存也走馬燈

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永不相離何以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上不足之論也有上越之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上不足之論也有上越之病

也水有餘之病不知是何形象若虛寒等証也水有餘之病不知是何形象若虛寒等証

原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為火而其原在肝腎為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

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謂同氣相求

接不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濕燥火六者入於人身以客氣也非主氣也主

氣固客氣不能入六淫未入之先專用一補服八味六味無甚害若六淫既感邪已傷正仍一概用二方

氣體如何而後製方則非補主氣反補邪氣矣能不殺人耶且無病之人亦何必服藥既服藥則必視人之

亦何得專用二方也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為

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命門既為太極何以又屬坎若以坎論則坎

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聖賢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將命門為道統言而所謂一貫也浩然也明

德也假如孔子云參乎吾道是大孟子云吾喜玄北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已太極是一團為取

賢為仙為佛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小子之一論闡千古之未明見者慎勿以為迂仙佛我理不能知若

真乃千古之怪論宜其自稱不昧玄北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已太極是一團為取

理因益其醫道精見此等議論亦并其醫道之疑亂道無一字號為通文理者讀之反以為真不知性命之

者其愚更勝趙氏百倍也陽火金太極圖中之白圈相傳無二蓋陰陽未判謂之太極今於白圈之中見有黑白二點為

陽火金

陰水木

小則古聖之書何一然後生出太極來則是易中該云易有兩儀是生太極矣太極圖可改為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懼人之不明。而製為太極圖。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未分之太極也。惟

未分所以為太極。宜有未分之時。為無極。已分之太極者。已分之陰陽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

分。為陰。陽。而猶稱太極者。性理之說。猶不足與此等無知妄人辨。吾恐世之讀之者。偶不經意。即為所惑。貽誤不小也。

兩腎俱屬水。左為陰水。右為陽水。以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在兩腎中。

命門左邊小黑圈。是真水之穴。右邊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

一火。俱無形。日夜潛行不息。兩腎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極。

云。兩旁俱是腎。命門在中。間雖非經。自而其言尚有影響。至分左為陰水。右為陽水。又陰水為真水。陽水

為相火。又左一黑圈。為真水之穴。右一白圈。為相火之穴。此名也。非真有物。種杜撰。支離真屬謬語。按甲乙經。脊骨十

四椎下。有命門穴。臍下二寸。亦有命門穴。此名也。非真有物。種杜撰。支離真屬謬語。按甲乙經。脊骨十

內。為太極也。若穴而必有物。可指將周身七百二十穴。竟有七百二十如小者。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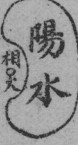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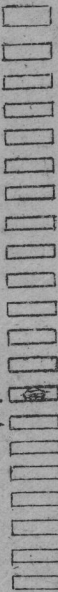
命門在人身之中。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為十四節。自下數上。則為七節。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是

也。此句。出素問。刺禁論。云。高骨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有小心。王註云。小心。謂真心。神靈之宮。室乃

心者。皆在心。色言。似得小字之意。按靈之上。客。有父。母。七節之旁。有小心。王註云。小心。謂真心。神靈之宮。室乃

者。中。即有。害。故。在。刺。禁。之。心。藏。於。內。必。有。出。入。之。命。門。別。有。脂。膜。結。義。主。於。包。絡。堅。固。邪。氣。不。能。入。心。中。偶。有。此。語。遂

心。尊。卑。自。見。趙。氏。單。據。此。句。是。欲。以。下。之。病。專。治。心。母。之。主。也。恐。與。經。旨。不。合。此。晚。村。之。云。曰。父。母。中。偶。有。此。語。遂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

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仔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係亦重矣豈為無用哉
盡不觀之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即謂
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以為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為主至於棲真養息而
為生生造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而亦非心也云元陽為君身心是皇極殿
殿則不在乾清宮在乾清宮則不在皇極殿其理甚然則元陽到心則有心火而無腎火到腎則有腎
火而無心火有主心之時腎主心之君陰主即命門之君主而心與命門皆空蕩蕩之物向無腎火則有腎
乃應口亂道非其人有失心之疾者斷不至如此猖狂也晚村批云此段語甚活大抵呂氏之前後背理真
呂氏評曰自許學士開補脾不如補腎之理薛院使因之用八味六味通治各病通病是何物而可通治
耶趙氏又從薛氏發明其要一歸之命門一歸之八味益火二字乃全書之宗旨也其提闡快當親切
有前此所未及者真立齋之功臣矣蘇氏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顧病機傳變轉輾相因治法逆從淺深
異用趙氏所言皆窮源返本之論撥亂救弊功用甚大各病一病之概用八味一方則正大亂之道矣然以之
治敗證則神效敗證亦有補瀉寒熱虛實上下之不同若一概用八味一味一方則正大亂之道矣然以之
無偏遂欲執其一說而盡廢諸法亦不可行也學者識其指歸以明生化斡旋之機又當詳考古今立法
相因異用之故斯為十全若徒喜其直捷簡易以為高則鹵莽滅裂天枉無窮亦非趙氏所以濟世之心
也此人直是欺世亦何嘗有濟世之心且彼亦並不料世之盡為所欺至於如此之貽害量彼亦深悔於九原也

陰陽論

陰陽之理變化無窮不可盡述姑舉其要者言之夫言陰陽者或指天地或指氣血或指乾坤此對待之
理其實陽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隨乎氣故聖人作易於乾則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於坤則曰至哉乾元乃
順承天古人善體易義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之論四物湯本為補血而設謂不得專用則可謂不用則

不可如血虛發熱。立補血湯二方。以黃耆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臣。氣藥多而血藥少。使陽生陰長。又如失血暴甚。欲絕者。以獨參湯一兩。頓煎服。純用氣藥。斯時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幾微之氣所當急固。使無形生出。有形以填之。生者氣亦隨之。而脫勢極危。治用補氣之藥。以固之。使不全脫。然後漸用補血之品。專補氣也。蓋陰陽之要原。根於無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無聲無謂不倫。其後仍當大補其血。而以氣藥佐之。亦非益氣也。蓋聖人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每遇扶陽抑陰之微權。方復而先憂七日之來未濟。而預有衣袂之備。血脫之後。已陰大虧。尚欲抑之。必使全然無陰。而後已。抑血且既欲抑之。又何必補氣以生之。蓋扶引證皆全。然不思隨口亂道。本防未然。而治未病也。現在血脫而將死。此時救之。總之。不暇。人心理已絕。凡所無足責。所恨者。崇信之人耳。防未然。而治未病也。現在血脫而將死。此時救之。總之。不暇。人心理已絕。凡所而分寒熱溫涼。辛甘酸苦鹹之辨。凡辛甘者屬陽。溫熱者屬陽。寒涼者屬陰。酸苦者屬陰。陽主生。陰主殺。司命者。欲天遠殺而就生。甘溫者用之。辛熱者用之。使其躋乎春風生長之域。一應苦寒者俱不用。神農上此藥中寒熱相半。內經論曰。氣勝復宜寒。宜熱。亦相半。惡古以來。所傳養生方中。寒熱溫涼。亦間雜互其用。餘俱編入毒藥條內。禁服用。可也。要若寒濕原是不用。此真長心。本語據所云。則神農本草宜只載溫熱。為諸品菜為充毒藥。攻邪凡藥用之。不當。而或太過。皆有清毒。故古人謂人參。甘草。皆能殺人。惟六淫七情有偏勝。則以藥救之。且內經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人參。甘草。皆能殺人。惟六淫七情有偏勝。何等明白。乃不問病之何因。而一概禁寒用熱。能不一殺其五耶。不特苦寒不用。至於涼者亦少用。蓋涼者秋氣也。萬物逢秋。氣不長矣。非藉原以生長氣血也。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然地之氣每交於上天之氣。每交於下。故地天為泰。天地為否。聖人參贊天地有轉否為泰之道。如陽氣下陷者。用味薄氣輕之品。若柴胡升麻之類。舉而揚之。使地道左旋。而升於九天之上。陰氣不降者。用感秋氣肅殺而生。若瞿麥扁蓄之類。抑而降之。使天道右旋。而入於九地之下。此東垣補中益氣湯。萬世無窮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濁自降矣。動筆便自相背。認蘇云。地天為泰。天地為否。則反泰為否也。據云。瞿麥扁蓄降濁。陰於九天之下。又云。宜乎陽降而陰升矣。乃反地天為泰。天地為否。則反是。欲以大言欺人。全不思其中義理。所以如此。須知轉否為泰。何等關係。而僅以升柴瞿麥扁蓄當之。本無是理。且

醫
貴
之
美
王
四

補中益氣湯不過因胃陽因濕下陷以此提出陽分耳不必著此大話頭也

年月日時皆當各分陰陽此其大略也獨甲子運氣內經雖備言之往往不驗當時大撓作甲子即以本年本月本日日本時為始統紀其數如此未必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時為元也

斷定指為無稽之談爾知上古甲子確是何年何月大撓且不足憑誰為可憑者耶小人之無忌憚固不足責讀者見此等荒唐而不駭亦有傷心之疾者也

異氏病亦有如許之別如此讀內經者不可執泥譬如大明統歷選擇已定稜命占候等書一未抹殺觀

覺痛狀細思之不可信乎不可信乎

陽一而實陰二而虛蓋陰之二從陽一所分故曰東全體月有盈虧人之初生純陽無陰賴其母感陰乳

哺而陰始生當發生之時乘初陽之氣生無極旺猶如四時之春陽氣方張不必更助其陽非謂其體中

全無陰氣也是以男子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竭女子二七而經始行四十九而經已絕人身之

陰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前段要扶陽抑陰此處又要沉縱欲者多節欲者少故

自幼至老補陰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陰字指陰精而言不是泛言陰血今之四物湯補陰者誤也補血亦

用何必以不可補蓋補陰補血補精確是三項事補陰不專指精血而言而精血則皆屬陰也此段議論專要放出六味來所以作此地步

談陰陽者俱曰氣血是矣誰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乃陰陽所分豈有水火反為陰陽之根者

蓋觀之天地間曰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然此陰陽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暮暮行夜

夜復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離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離也故陰陽又各互為其根陽根於陰陰根於

陽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從陽而引陰從陰而引陽各求其屬而窮其根也世人但知氣血

為陰陽而不知水火為陰陽之根能知水火為陰陽而誤認心腎為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

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曰陰

形何謂無形而有聲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

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為陽物故隨陽而上升欲遷就以後龍已漸升何待五月冬至一陽來復故龍亦隨陽

下伏然則冬至前以在天上耶生水底終日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耳平日不能節欲以至命門

火衰腎中陰盛若不節慾有傷陰者必陰虛者何得專指為火衰龍火無藏身之位故游於上而不歸是以

上焦煩熱咳嗽等證善治者以溫腎之藥溫腎藥多救明係陰虛從其性而引之歸元使行秋及傷伏之令

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陰虛火衰者以黃柏知母為君而愈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悲哉

以治虛苦火寒以治實火此一定之法至庸醫之誤治原非正法也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礦或五金埋瘞之處夜必有火光此金氣非此金鬱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

耀發見於外人身皮毛空竅中自覺針刺蚊咬及顛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虛火乘虛而現肺主皮毛故

也肺家之火何得專屬皮毛凡咳嗽聲啞而熱氣悶肺痿肺經曰東方木實因西方金虛也既曰肺火何

補北方水即所以瀉南方火雖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金中之水礦中之水銀是

也水銀乃未成之金在人身為骨中之髓至精至貴人之寶也木中水者翼木入於坎水而上出其水即

木中之脂膏翼木入坎水乃是井卦之象豈木中之水耶然則凡井中人身足下有湧泉穴以指為木中

之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潛行之道凡津液潤布於皮膚之內者皮膚之內亦皆汗泉水也夫水有如許

之不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為宗人身之水以腎為源非木中之水皆汗泉水也夫水有如許

之乾為太極耳一元之乾為太極試看此七字有一字連貫否醉生夢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

行而土木金可倒推矣

中風論

有之既云邪之所湊則此方終不可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黃

人參

黃芩

白芍

防己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傷寒論

傷寒專主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分為兩門。始易以通曉。傷寒從來無人以中寒併為一病。

不問兩病。耶為因年久殘缺補遺。註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考證者漸明。連陶節菴六書。吳絳蘊要三

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著。明仲景仲景書。細讀本自了。然也。發予於至理未暇詳辨。先將傷寒中寒。逐一

辨明。庶不使陰陽二證混亂。此中寒其意蓋指直中陰經之傷寒言。若雜症之中寒。別是一病。非傷寒也。

和通現種種畏寒等症。不依經傳變。亦不必盡在冬月。此感胃之至重者。其法以夫傷寒治之得其綱領。

溫中散寒為主。亦不得概用辛熱之藥。使寒氣與熱氣相爭而無出路。則立死矣。夫傷寒治之得其綱領。

不難也。若求之多岐。則支離矣。先以陽證言之。夫既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

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傷寒之病。腸胃。此其漸入之熱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

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證。寒鬱皮毛。是謂表證。獨三陽皆是表症。何若在他經。則無此證。

矣。三陽亦有兼證。脈若浮緊。無汗為傷寒。以麻黃湯發之。得汗為解。浮緩有汗為傷風。用桂枝湯散邪。汗止為解。

桂枝湯非止汗之藥。乃解肌之藥也。傷風自汗。乃邪汗。汗雖出而熱仍不已。故用桂枝湯和其榮衛。仍令微微出汗。而解此謂之正汗。但不若麻黃之發汗為稍甚耳。若云汗止則桂枝反為止汗之藥。耶風將何

耶。若無頭痛惡寒。脈又不浮。此為表證罷。而在中者何。表裏之間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脉不浮不沈。

在乎肌肉之間。謂皮毛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即陽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脉弦而數。少陽脈也。其證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

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沈沈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沈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謔語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輕則大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以陰證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倦卧不渴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發熱而脈沈遲無力此為陰證上文說三陽經證此處便竟其說反以直中陰不從陽經傳入熱證治例直中陰經固宜用辛熱之品而陽經傳入三陰之證當以直中陰經治例更當看外證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薑附湯四逆湯以溫之由此觀之經之方未嘗為直中陰經設也

可見傷寒者由皮毛而後入臟腑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為熱證傳入三陰亦其入必素有火者幸遇大寒人何嘗無中寒者直入臟腑始終惡寒而並無發熱等證其人必無火者無火之證若如此則仲景當時著傷寒論不必細分別祇問其人之發表攻裏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使人疑誤素體而寒熱立辨矣直中陽證宜溫之證亦陽證耶蒙混已極耶論此則以傳經直中耶抑三陰宜溫之證亦陽證耶蒙混已極

桂枝湯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桂枝芍藥甘草桂枝湯中薑棗為主要之品成無己註方而五味之中遺去二味何耶

葛根湯赤芍葛根葱白生薑桂枝麻黃甘草大棗古時芍藥赤白不分而傷寒方亦蓋俗醫每以白芍為收斂之品不宜用於珠表之方也然則桂枝湯亦用赤芍耶葛根之改白為赤者湯中並無葱白傷寒論中惟少陰經中白通湯等三四方溫散邪邪用之與陽明無涉也治陽明胃經目痛鼻乾不寐如有惡寒證本方加麻黃惡風加桂枝如正陽明腑病不惡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

正陽明腑病是胃家實也承氣湯主之仲景論之甚明若白虎則治陽明經汗出煩渴之證與腑病迥別此最大關節經文鑿鑿誤治立死矣

小柴胡湯治少陽胆經耳聾脇痛寒熱往來口苦黃芩甘草小柴胡只載三味遺去參最為怪誕蓋小柴胡之得名專以有人參也用大黃則為大柴胡矣今去人參已失原方之義此經無出况并去半夏之辛散以治煩嘔去薑棗之甘辛以和榮衛而只此三味何以治少陽諸證耶

卷上

入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如兼陽明證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證用大柴胡湯惡寒往來寒熱則可用耳兼表兼下

大柴胡湯表證未除而裏證又急汗下兼行柴胡黃芩芍藥半夏人參大黃枳實

白虎湯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脈洪大者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為大忌倘是陰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

六月暑病者必用此方又當省其虛實石膏知母甘草人參竹葉糯米此又參混之極者

小承氣湯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病在太陰無表證汗後不惡寒潮熱狂言而喘者此又大誤害

皆屬寒邪陽寒太陰全篇無純用寒下之法即有用大黃者亦與桂枝同用謂之溫下一用寒涼必斃有汗

後潮熱狂言等語真乃用大黃厚朴枳實

大承氣湯治陽明太陰證語氣法辨在前五六日不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發熱並無

日晡發熱之證日脈沈實者大黃厚朴枳實芒硝

四逆散治陽氣亢極此是邪熱漸深至於少陰壅遏經絡故用此以宣通之若云陽氣亢極則惟有急

用四逆湯以散傳經之熱此為正解血脈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脛之下若陰證則上過手肘下過手膝以

此為辨也柴胡芍藥甘草枳實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宜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

唐耶惟病增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辨錄古文先為變易乃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

散易一字而錯誤如此則後人以謬傳謬全失製方之義為害不小矣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痢脈細無力此自陰證受寒即真陰證非從陽經

入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如兼陽明證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證用大柴胡湯